

綱鑑易知錄

錦章圖書局
印行

八木堂網鑑易知錄卷七十五

綱目續編定本

宋紀

徽宗皇帝

引衣裾落
碎衣碎首

林撼不識
甄盡字

郭天信深
非禁京為

陳朝老詣
關上書

己丑三年春三月。謫右正言陳禾。監信州酒稅。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

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

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永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

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

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平治。安得如此不祥語。邪。遂奏未狂。妄謫監信州。廣信府。夏四月。林撼有罪。免。日。

集英。殿廬廬廬二音。唱貢士。撼當傳姓名。不識甄盡字。帝笑曰。卿誤邪。撼不識。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

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今江南。久之。自揚州。今江南。徙大名。今直隸。道過闕。為帝言。頃使遼。崇寧四年冬。林撼。

怒。以起居撼遂恣情不遜。遼人。大。見其國中攜貳若燕而有之。勢無不可。益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為中書侍郎。薛昂劉正夫為尚書左右丞。昂附蔡京至舉家為。

執加害責昂嘗誤。五月。流孟翊于遠州。目孟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

庶事以厭。煙入。帝不樂。詔竄之遠方。六月。管師仁罷。蔡京有罪。免。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

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京遂罷為太乙宮。見六八。使時有郭天信者。以方技得親幸。深以京為非。每奏天文。必指陳。

以撼京。密曰。日中有黑子。帝為懼之。恐故罷京。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執中一意謹事。蔡京。

遂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宣庸庸之
醫所能起
是猶以蚊
負山

立詞學兼
茂科

商霖

童貫使遼

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冷。田上聲。陰陽氣亂。曰已深。宣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寅緣貞也。連攀附。致位二府。中書樞密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蚊文負山。莊子應帝王篇其於治天下也。多同。見其不勝升任也。疏奏不省。冬十一月。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庚寅四年春正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見

一卷。起知杭州。今浙江杭州府。過關賜對。因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遂

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

銜恨也。論之。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見五卷。出奎婁二宿。詔直言闕失。貶蔡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石公

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商書說命篇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二字。賜之。薛昂免。秋八月。以吳居厚劉正夫為門下中書侍郎。侯蒙鄧洵仁為尚書左右丞。冬十月。立貴

妃鄭氏為皇后。鄭居中罷。以外戚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

辛卯。政和元年春三月。以王襄同知樞密院事。秋八月。張商英罷。商英為政持平。謂蔡京雖名紹述。但借

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於是大革弊事。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時稱商英忠直。初。何執中

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己上。與鄭居中日夜組織其短。會商英與郭天信往來。事覺。居中因

諷中丞張克公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尋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九月。王襄免。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

童貫使遼。童貫既得志於西羌。夏。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論平去二聲。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冬

十月。羈鶻管陳瓘于台州。瓘以忤蔡京貶郴州。今湖南郴州。瓘子正。橐在杭。今浙江杭州府。詔京有動搖東宮迹。杭

陳確撰尊
集

童貫以李
良嗣來賜
姓趙

馬植請結
女真圖遠

御筆手詔

守蔡巖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併逮見十卷治瑾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瑾曰正堂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瑾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披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瑾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聞也內侍黃經臣泣鞠舊罪也聞其詞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堂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瑾安置通州今江南揚州府通州瑾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哲折年號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瑾又徙台州今浙江台州府何執中起遣人石憾介知台州欲置瑾以必死憾至執瑾至庭大陳獄具將賜以死瑾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憾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瑾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憾慙揖瑾使退執中怒罷憾瑾平生論京兄弟皆披袒揚其處心發露其情慙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秘書丞賜姓趙順天府遼都人也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於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河名在順天府西南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見七卷恨遼人切骨而天祚遼主耶律延禧號天祚皇帝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見四九卷涉海結好去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諸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啟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貞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壬辰二年春二月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於苑太清樓夏五月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京愚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丐求也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

帝書者群下亦莫敢言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
月以全深為門下侍郎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為尹
三衛郎遠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類合依三代為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
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貴
執中為少傅十二月加童貫太尉
冬十一月受元圭于大慶殿帝御殿受賀執政皆進秩

癸巳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見六九安石子雱為臨川伯從祀孔子廟以何執中為太宰吳居厚

罷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二月太后劉氏自殺劉氏哲宗后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后即自縊死蓋昭懷夏四月鄧洵仁罷以薛

昂為尚書右丞閏月改公主為帝姬八月以何執中為少師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晉

號通妙先生自漢昌府濮州人王老志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太僕

卿王置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當緘書一封至帝所啟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

好聲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械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踰年而死

洪州今江西人王仔晉初隱於嵩山在河南河南自言遇許遜南昌人晉初為旌陽令點石化靈足遁跡尋棄官

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冲隱處士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

日興而仔昔恩寵寢加朝臣戚里賁緣闕通冬十一月祀天於圜丘以天神降詔百官十二月詔求道教仙

經于天下女貞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初遼主如春州幸混同江在盛京奉天府開原縣城北釣魚生女貞

見六五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魚頭宴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解不能但端立直視遼

主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

奉先曰彼虜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最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骨

打歸疑遠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融虛去聲也。不恤國政。遂稱兵先并附近族。至是節度使烏雅東死。阿骨打襲位為都勃極烈。都勃極烈者官長也。遼使阿息保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為罪乎。

阿骨打混同江之捷

甲午四年冬十月。女真阿骨打叛遼。取寧江州。圖十一月。遼遣都統蕭嗣先伐女真。阿骨打迎戰於混同江。遼軍大敗。圖遼主聞寧江州陷。乃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蕭撻不嘉副之。帥兵屯出店河。阿骨打帥眾來禦。未至混同江。上見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火也而行。黎明。見五卷至混同江。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會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女真國號金

乙未五年春正月。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圖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遂於正月朔即皇帝位。且曰。遼以寶鐵為號。取其堅也。寶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况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以吳乞買為諸庵。班勃極烈。撒改斜也。為國論。倫勃極烈。其國語謂金為按出虎。謂尊大為諸班。謂國相為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撒改烏古迺之孫也。圖二月立定王桓為皇太子。桓帝長子顯恭皇后所生。圖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永興鄭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畧安撫司以貫總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貫。圖秋八月有星流出於柳。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祥。祭京率百官表賀。圖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於池州。今江南池州府。圖祭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見五卷末。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去聲之具。蕩吾志邪。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圖九月金取遼黃龍府。圖金主攻黃龍府。見六卷。次混同江。見上。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豬者。赤色。白馬徑涉。見七卷。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遂克黃龍府。遣蕭辭剌。解剌如金金留不遣。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疎。見七卷。即當班

有星流出於柳
太子碎琉璃酒器

金主乘豬
白馬徑涉
混同江

國監易知錄
卷三十五
朱敦宗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也師。

方士林靈素

林靈素大言

立道學

上玉帝徽號

林靈素講道經千道會

有星如月南行作萬歲山

丙申六年春正月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也。苦其師答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哀。帝訪方士。於左階道錄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臣下是也。既下降於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在元仙伯王黼。即丈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請急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為營改温州為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召呼風雲。問禱雨。有小驗而已。閏月立道學。從林靈素。二月作上清寶錄宮成。夏四月。何執中罷。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五月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劉正夫為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秋八月。以侯蒙為中書侍郎。薛昂為尚書左丞。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敕曰。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四月作。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冬十月。以白時中為尚書右丞。十二月。劉正夫罷。

丁酉七年春二月。帝幸上清寶錄宮。命林靈素講道經。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不下數百千頃。為頃凡設大齋。輒費緡民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飯。於去聲餐而視。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入聽靈素講經。帝惟設帷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也。諧。蝶。褻。語。上下為大開笑。莫有君臣之禮。夏四月。道錄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冬十二月。有星如月南行。帝言天神降於坤寧殿。作萬歲山。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錄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天地總名堪。道與地道。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八尺。固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錄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今浙江之鳳凰山。在杭州府城南。號曰萬歲。

號曰萬歲。

定命寶

約金攻遼

道金好自此始
拔庭大火

金人不肯受宋詔
京師大水
李綱直言

公相煊相

戊戌重和元年春正月作定命寶成見五十卷上美玉踰二尺帝命製寶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見上卷為九寶以定命寶為首以玉黼為尚書左丞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建隆大祖中女貞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今山東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貞建國屢破遼師

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

人使之遂使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去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綱秋七月以鄭居中為少傅金深為少保八月以童貫為太

保綱九月掖庭宮旁大火凡焚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薛昂罷以白時中王黼為門下中書侍郎馮熙載范致虛為尚書左右丞鄭居中罷閏月立周恭帝後冬十二月遼大飢人相食

己亥宣和元年春正月金人來聘遣馬政報之不至而復綱金主遣渤海見六五卷李善慶等持國書同馬政

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遣政同趙有開齋詔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謀之綱今者言違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

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綱以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二月以鄧洵武為少保三月以馮熙載為中書侍郎范致虛張邦昌為尚書左右丞綱夏五月京師大水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夫蹲春榻傍近視之則

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適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有消復之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

綱一官與縣去綱六月夏人來人納款也詔童貫罷兵秋七月以貫為太傅時人稱蔡京為綱八月范致虛罷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會母喪去位綱九月幸蔡京第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綱攸有寵於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私宴則攸黼著灼短衫窄袖塗抹青

紅羅倡優侏儒見四卷中多道市井淫媒發謔浪見六三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

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

園皆倣江浙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奇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

之聲四徹宛若山林卑澤之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冬十一月以張邦昌王安中為尚書左右丞十二月

帝數微行微行密書省正字曹輔子郴州見上曹輔忠君愛國而反蒙寵逐則徽宗之縱欲帝自政和徽宗

以來多微行私出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卷五二七賜臨幸自是邸卷四八報傳之四方而臣僚

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塵陌郊坰網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

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心腹離則為楚越畔服之

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

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

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

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

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呂楊時為秘書郎目時南劍今福建將樂今延

將樂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黃河洛水在河南調去聲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今河南

封府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目坐時與

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教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劉陽今湖南廣長沙餘杭今浙江杭州蕭山今浙江紹興

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

會蔡京客張覺學言於京曰今天下多故事至此必敗宜急引舊德老臣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其人覺以

不祥之兆
曹輔諫徽
行疏

吾道南
楊游立雪
龜山先生

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卷七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祕書郎

庚子二年春正月罷道學綱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目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聲勢相傾也毒殺允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聲相入勝鎮也方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槌槌上聲走而

免帝始厭之然橫恣愈不悛證也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於帝帝怒以靈素為大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

端本通判温州卷上察之端本察也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令江南命下而靈素已死綱二月使趙良嗣

使金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金仍以市馬夏六月詔蔡京致仕綱京專政日久

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諫浮薄者復聞馬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

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盼諡同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毋有不適乎京曰

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曉也此邪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耳閱數

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綱秋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目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

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卷六大定府宋取燕京卷上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

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北溝卷六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勅董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

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示書致寄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

之數同於遼綱以余深為少傳綱冬十月加內侍梁師成太尉目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

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做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

榜自言蘇軾出於是天下禁誦蘇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

翰墨為己任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汙多置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至合意者

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

金議政遼
及歲幣

父子各立
門戶

隱相

方臘作亂

鄧肅進詩
諷諫

花石流弊
至是甚

宋江以三
十六人橫
行河朔

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官寺權太重。詔編管於池州。見上睦州人方臘作亂。睦州今浙江嚴州府清溪。今嚴州府民方臘。世居縣揭村。託左道以惑眾。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謂蘇杭困於朱勔花石。見上之擾。比屋致怨。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帝不聽。放肅歸田里。勔益橫。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為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也。曹惟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誘。也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脇良民為兵人。安於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即斂手聽命。不旬日。聚眾至數百萬。

靜軒周氏曰。嗚呼。宋室自此亂矣。方臘作亂。自往年萌孽至是始書於策。臘雖破滅。而宋江金虜猶夏之謀接踵而起。宋遂不支。儻以徽欽淫昏相繼為亡宋之主。則方臘之亂。實起於宣和初年。是時宣宗失德。既而禍已若此。然則逆氣所鍾。妖孽乘之。尚復何說之有哉。下書陷睦。歛杭州。陷婺。處州。陷衢州。冠秀州。如入無人之境。然則花石之害。民其流之弊。至是甚矣。識者可以察之。後之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十一月。余深罷。以王黼為少保太宰。十二月。方臘陷睦。歛。今江杭見上州。詔以童貫為江淮荆浙宣撫使。發兵討之。帝得報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諱。今江杭見上州。詔以童貫為江淮荆浙宣撫使。發兵討之。

辛丑三年春正月。鄧洵武卒。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網。方臘陷婺。務州。今浙江。又陷衢州。今浙江。府

自衛守彭汝方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二月。方臘陷處州。今浙江。府。又陷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

夜擊降之。自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也。河北。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亳州。見七二。侯蒙上書

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見五九。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今江

陽府。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諜。諜也。謀也。者。見上。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同虜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

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

乃降。方臘寇秀州。今浙江。官軍敗之。杭州。還據。遼都統耶律余覲叛降金。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

臘以歸。二月。童貫譚稹。前鋒水陸並進。臘乃宵遁。還清溪幫。源洞。一名清。諸將劉延慶。辛興宗。王淵等。相

韓世忠擒方臘

陳過庭直言

黑書見禁中

黑漢

陳了翁其人

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賞等合兵擊臘於幫源洞臘眾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屋為三窟坤八諸將

莫知所入王淵裨皮將也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

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為己功併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殺賊七萬餘人其黨皆潰臘凡破六州五

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繼意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五月以鄭居中領樞密院事

大螟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于黃州自過庭以睦冠方竊發嘗上言致冠者蔡京養冠者王黼竄二人則冠

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憾之至是陷以罪責

黃州今湖廣黃州府安置秋七月黑書見于禁中元豐神宗年號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

元符哲宗年號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徽宗年號間漸晝見政和徽宗年號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

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不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又或變人形或為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宮旁及內殿習以為

常人亦不大怖又洛陽見六六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

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自衛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乃息八月加童貫太師封

楚國公臘伏誅改睦州為嚴州九月以王黼為少傅鄭居中為少師詔宦者李彥括民田於京東西路

冬十月詔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十一月馮熙載罷以張邦昌為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彥為尚書

左右丞○金侵遼中京見上

王寅四年春正月以蔡攸為少保金克遼中京遼耶律延禧殺其子晉王教盧幹走雲中金克中京耶律攸

事覺遼主遣人緝殺之教盧幹素有人望由是人心解體耶律余覲引金兵八等謀立教盧幹

通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走雲中雲中即雲州見六八卷二月管勾構太平觀陳瓘卒

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字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疇病使人

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至是卒於楚州見上三月金襲遼軍延禧走夾山

鄭居中遠識

神師道諫
進兵
宋師白溝
之敗

宋昭極諫

遼燕京留守李處溫等以耶律濤延禧稱帝遙廢其主延禧為湘陰王。金克遼西京。見同上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金。自朝廷既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會聞耶律濤自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夏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退保雄州。詔班師。貶都統制神九師道為右衛將軍致仕。貫至高陽關。在直隸保定府高陽縣命都統制神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耶律濤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見上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師道退師雄州。今保定府雄縣帝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石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實不能對。神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六月，以王黼為少師。遼耶律濤死，其妻蕭氏稱太后主國事。李處溫伏誅。處溫懼禍南遁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北貫蔡攸再舉伐遼以劉延慶為都統制。九月，除朝散郎宋昭名。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是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怒，除昭名編管海州。見上遣使來命趙良嗣報之。金人聞童貫舉兵恐朝廷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遼將郭樂師以涿今直隸順易府易州二州來降。冬十月，劉延慶及郭樂師進兵攻遼。樂師襲遼敗績。延慶兵潰。以蔡攸為少傅判燕山府。

趙良嗣如金求三州

金克遼燕京

良徽

郭藥師不叛故主

金南京

即十一月金人來議燕地十二月遣趙良嗣復如金求營今直隸永平平即永灤營今永平府唐澤州三州金約但求石晉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澤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東援者既而王黼悔欲并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劉景順添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十六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辭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吏李時偕來止許六州石晉路契丹十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澤三州州見六一卷金克遼燕京耶律渥妻蕭氏奔天德於是遣金有金主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乃獻遼俘萬歲山見上成更名曰良徽帝自為良徽記以為政和七年冬書作篇歲山至是年冬良嗣還乃獻遼俘萬歲山見上成更名曰良徽山在國之良位故也而始竣事則跨恐六年桓土木之威彈德萬之財天怒於上而不悟民怨於下而不知是時強狄在外漸為國忘宋之君臣曾未見其思患預防之心而徒今日飲民資明日勞民力自古荒淫之君愚之甚者未有如徽宗之甚者也億民心既離天命亦叛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癸卯五年金太宗完顏吳春正月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則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早見與請速追

涿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聲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仍命良嗣與靖偕使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

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遂以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

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震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見上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

因泣涕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金以遼平州見上為南京命張鼓肩留守二月以李邦彥趙野為尚書左右丞三月遣使如金趙良嗣至燕謂

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與宣平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

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與宣平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

左金弓獻詩金主

許金歲幣

金歸燕及六州之地楊時入對

約張數

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

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命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遼相金克燕

賞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遼求不已良嗣行至雄州見上以金

書遞驛奏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遣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

一百萬緡氏錢金主大喜遂遣銀尤可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見下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

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夏四月金人

來歸燕及涿易檀令順天府景今直隸河朔計今順密雲順義縣順義縣開府燕天府薊州之地詔童貫蔡攸班師金襲遼延熙于青

塚獲其子女族屬從臣以歸延禧邀戰敗績走雲內五月以楊時為邇英殿說書目時入對言於帝曰熙寧神

年之初大臣文六藝六經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哲宗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破

廢革至紹聖哲宗崇寧徽宗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法今首百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為二黨縉紳

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熙

元祐元祐置勿問一超於中而已又言燕雲見上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

初遼主募遼東人為兵使報怨於女真號曰怨軍以郭藥師為帥後改為常勝軍藥師師部降宋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各異心緩急不可

倚仗君臣戒警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除邇英說書以王黼為太傅總治三省事鄭居中為太保蔡攸為少

師進封童貫為徐豫國公居中辭不拜為收復燕雲軍執事進位以趙良嗣遼延禧奔夏都統蕭特烈等以梁

王雅里稱帝雅里延禧金遣使如夏遼書於夏使執送六月令張穀以平州來歸招亡納叛清朝不取宋

兵之端豈非貪利忘害之大病乎迨至殺穀界金不惟失國目金驅遼軍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

體抑且將士離心矣蓋察理不明而有此樂豈不深可惜哉金驅遼軍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

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見遂入城言於張穀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強兵

盡忠於遼初殺為遼興軍節度副使領平州事金破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

天祚見上兵勢復振出沒漠南見十七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

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見上平之軍外藉

宋人之援又何懼焉鼓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鼓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呂左企弓等數上

以十罪皆縊意殺之鼓乃稱係大天祚三年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為常勝軍所占去聲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

李石更名安弼借故三司使高堂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鼓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

致之安中令安弼與至汴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度第令羈縻見十八之而度促鼓內附鼓乃遣

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懼後不可悔不聽鄭居中

卒以蔡攸領樞密院事綱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稹為兩河燕山路宣撫使綱禁元祐學術綱中書言福建

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尋又詔蘇軾黃庭堅等獲罪宗廟義不戴天

片文隻語並令焚毀勿存違者以大不恭論

雲間張氏曰抑觀元祐學術通天地質鬼神闊奸邪扶正直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萬世仰如山斗所謂無間然

者也諸賢何負於徽宗前既禁其學術矣又禁以元祐學術政事授業者今又再禁其學術嗚呼徽宗之世所

謂通天地而閉塞焉者也一有正直之士眾必鋤治嚴揚使其不能容足於朝非竄逐則安置朝進實封眷承

數詔其視學術之正如元祐者毒如仇家則是通國皆非元祐學術者也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家其殆哉

八月金阿骨打死弟吳乞買立更名晟改元天會冬十月詔建平州為泰寧軍以張鼓為節度使綱金人聞鼓叛遣

閻母將三千騎來討鼓鼓率兵拒之於營州見上閻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鼓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鼓節度使

犒賞銀絹數萬綱十一月幸王黼第觀芝綱金人襲平州張鼓奔燕山平州人殺金使以拒守綱閻母無功而退

金主復使幹綱離不督閻母攻平州會張鼓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幹離不乘其無備襲之與鼓戰於

城東鼓敗宵奔燕山見上八卷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

王黼勸帝
納張鼓
禁元祐學
術

金太宗完
顏晟

幸王黼第
觀芝

宋徽宗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殺張穀昇金

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為都統閉門固守詔殺張穀函首以昇秘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穀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穀也遂欲以兵攻燕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意殺之函其首併穀二子送與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見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穀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李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興師矣

宋紀

徽宗皇帝

甲辰六年春正月夏稱藩于金金以邊地界秘之三月金人來索糧索趙良嗣所許不與金人由閏月京

師河東陝西地震詔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夏四月起復李邦彥為尚書左丞時邦彥居父六月

金人陷平州秋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九月以白時中為太宰李邦彥為

少宰趙野字文粹中為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王黼有罪免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

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免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會中丞何栗論黼

北山東盜起山東有張仙者歌至十萬又有張迪者歌至五萬河都城有女子生髭詔度為道士都城中

酒保朱氏女忽生髭下曰髭長六七寸疏秀其美宛然一男子特詔為道士遼亡凡九世其遼耶律

乙巳七年春正月遼延禧如党項見五二月至應州今山西大金將婁室獲之以歸遼亡二十年遼耶律

大石稱帝于起兒漫改元延慶羣臣上尊號夏四月勒蔡京致仕蔡條鎮愛於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城之白時

疏條侍讀賢賜出身敕復元豐官制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之官虛而六月封官者童貫為廣陽今直

天郡王帝族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平日安世為章惇蔡下蔡京所忌連貶竄極

蔡京復相
女子生髭
男子誕子
遼亡
西遼